

京師大學堂

中國史  
萬國史  
講義

二 貳

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目次

讀史總論

政治之原理

社會之原理

孔子作春秋

孔子之門

孔子弟子之軼問

孔子弟子之派別

老墨之學

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

陳黻宸講述

讀史總論

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。史學者凡事凡理之所從出也。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。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。卽物窮理因人攷事。積理爲因。積事爲果。因果相成而史乃出。是故史學者乃合一切科學而自爲一科者也。

科學之不講久矣。道裂世衰。家法不備。東西名族。擣其中虛。文物古邦。覲然寡色。夫彼族之所以強且智者。亦以人各有學。學各有科。一理之存。源流畢貫。一事之具。顛末必詳。而我國固非無學也。然乃古古相承。遷流失實。一切但存形式。人鮮折衷。故有學而往往不能成科。卽列而爲科矣。亦但有科之名而究無科之義。其窮理也不問其始於何點。終於何極。其論事也不問其所致何端。所推何委。莊子曰。一尺之棰。日取其半。萬世不竭。學亦未易言矣。況以寥遠廣大無端崖之物。而但取之章句之

末記誦之間。然欲求其條流不紊。井然有名類之可尋。而不至於割裂失倫。有學如無學者。何可得哉。蓋亦以今之學者。本無辨析科學之識解。故遂無振厲科學之能力。不佞竊謂科學不興。我國文明必無增進之一日。而欲興科學。必自首重史學始。章實齋氏曰。六經皆史也。古人不著書。古人未嘗舍事而言理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。噫哉斯言。斯可謂善言史矣。雖然。余尤以爲自結繩而有文字。可謂史學之進步。而不可謂史之軀始。史者凡事。凡理之所從出也。由一理以推萬理。而至於無理可推。然而吾心中未嘗無理也。由一事以窮萬事。而至於無事可窮。然而吾心中未嘗無事也。是故未有書契以前。自有未有書契之史。卽推而求之。未有人類之先。亦自有未有人類之史。卽推而求之。未有天地。太空冥冥。不可得而名之時。亦自有未有天地。太空冥冥。不可得而名之史。史不可以文章語言盡也。故善讀史者。其胸中其目中。必自有無限之觀感。無限之覺識。縈迴鬱勃。蘊而未發。乃伏數百千萬代中。無量數古人。屈作階下囚。高坐堂皇而蒞之。剖決如流。無狀不燭。而所謂書者。乃在旁。

書記生藉以供參覽作引證耳。是故積古而後成今，篤於古而畧於今，是亦不知有古者也。眩於今而盲於古，是亦不知有今者也。夫人之能知今者鮮矣。雖然，是即可於古求之。

然此必有從入之徑焉。史學者，合一切科學而自爲一科者也。無史學則一切科學不能成。無一切科學則史學亦不能立。故無辨析科學之識解者，不足與言史學。無振厲科學之能力者，尤不足與興史學。能力善總而識解善分，故讀史有分法，有總法。

古中國學者之知此罕矣。四庫總目分史爲十五種，所謂正史者，編年者，紀事本末者，別史者，雜史者，詔史奏議者，傳記者，史鈔者，載記者，時令者，地理者，職官者，政書者，目錄者，史評者，塗別徑分，哀然成帙，然其言浩繁，散而無紀，往往出於文人之撰述者多，廣稱博引，浮漂不歸，惟司馬子長氏鄭夾漈氏二家，頗能匯衆流爲一家，約羣言而成要。余每讀史記八書，與通志二十略，反覆沉思，得其概略，未嘗不歎今之

談史學者。輒謂中國無史之言之過當也。司馬氏鄭氏。蓋亦深於科學者也。但以我國學術。久失其傳。不能如歐洲諸名輩。剖毫析微。各爲之名。而示人以入門之徑耳。然其大概不離於是。

夫史學必合政治學法律學輿地學兵政學術數學農工商學而後成。此人所常言者也。史學又必合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物理學社會學而後備。此人所鮮言者也。然不佞竊謂論讀史之法。尤以能辨政治社會二者爲尤要。

世界之立。變態萬出。約其大端。則文野之異等。通闕之殊數。皆由社會漸積而成。社會者。乃歷數千百萬年天然力。人爲力。經無數鎔冶。無數澄汰。而政治卽爲其代表。析而言之。則社會之成於天然者多。而出於人爲者少。政治之出於天然者少。而成於人爲者多。總之非社會不足以成政治。非政治不足以獎社會。政治之衰敗者。斷不容於社會文明之世。社會之萎落者。卽無望有政治振起之期。社會興於下。政治達於上。有無限社會之權力。而生無限政治之舉動。有無限政治之舉動。而益以表

明無限社會之精神。轉輾相因。其果乃見。此則讀史者所不能不知者也。言政治學者難矣。而所謂社會學者。則尤蒼莽無垠。曠世罕遇。不惟不能言之。而且不能知之。不惟不能知之。而且不能聞之。宗旨不明。穿鑿蠶起。羣盲問道。茫然四顧。史學之不能。匪自今始矣。是故羅萬卷於一室。而不能勝一有司之才。通中秘之羣書。而不能決一國家之事。語曰。誦詩三百。授之以政。不達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對。雖多亦奚以爲。嗚呼。吾見今之讀史者矣。又曷貴其多也。雖然。此非讀史者之罪也。是故讀史而兼及法律學。教育學。心理學。倫理學。物理學。輿地學。兵政學。財政學。術數學。農工商學者。史家之分法也。讀史而首重政治學。社會學者。史家之總法也。是固不可與不解科學者道矣。蓋史一科學也。而史學者又合一切科學而自爲一科者也。

### 政治之原理

政治曷起乎。曰。起於一人之自治。而成於人人之公治。蓋人之與人。有自然相際之情狀。不能無同然相接之範圍。範圍既立。於是有受治之人。有施治之人。而政治乃

出。我嘗謂政治之於人心。爲大宇間特一無二之熱動力。演而彌進。達而彌上。如泉之奔。萬派飛流。如火之炎。燎原莫遏。苟其間非抑之使不得伸。制之使不得發。雖極蠻野之俗。經數千百年之變遷遞嬗。未有不達於文明之中心點者。何者。人各知求治。人各知自治。其受治也。各自任其自治之天。其施治也。亦但還人以自治之性。故言受治之分量。不必於施治者求之。而但於受治者斷之。言施治之分量。不能於施治者決之。而當於受治者定之。何者。施卽施其所受也。不問其所受之何如。而遽執所施以爲言曰。此我之所治也。然究不知其能受與否。夫受之不能。施於何有。此其說不待智者而明矣。是故論政治學者。有形而下之政治學。有形而上之政治學。其形而下者。類出於人爲。而治法由是生。法者。由我以漸及於人。人而離歟。恃我法以合之人。而頗歟。執我法以平之。因無形之競爭。而成一定之統攝。宗教歟。甲兵歟。典禮歟。人之生也。有智愚強弱之別。愚不能勝智。弱不能勝強。勢也。智矣強矣。小智不能勝大智。小強不能勝大強。亦勢也。勝斯爭。爭斯亂。古人知其然也。一切以法治。



之。然治之而不能必其不我拒也。拒矣。益不能必其不我奪也。夫至於奪焉而政治乃不可復問。其賢者因是欲力矯乎法之私而歸之於公。然其公也。猶是法耳。并欲力矯乎法之異而返之於同。然其同也。亦猶是法耳。要之不離於形而下之政治學者。近是。

其形而上者。必出於天然。而治理由是見。理者亦不能舍法而言理。而究可據理以申法。夫人言治法尙矣。然亦思治法之施之自我。與受之自人。誰主張是。誰綱維是。此必有其所以施所以受之故。而不可以強致。夫既有其施之者。而何能不受。然非有其受之者。而何貴於施。順之則爲君。爲父。爲忠。爲孝。爲慈。祥。爲禮。義。逆之則爲崩。爲蹶。爲顛。爲滅。爲仇。敵。爲禍。亂。故其受也。自人任之。其施也。亦必以人權之。且權之於人矣。而又未能必我之所施。卽爲人之所受也。故自其性質言之。何人何我。何我何人。人不能離我。而自立於異。自其位置言之。我本非人。人亦非我。我亦不能強人之盡出於同。然卽異而不同。而必求其所以施所以受之故。則此中之權力情勢。孰

大孰小。孰輕孰重。孰廣孰狹。孰固孰竄。孰勝孰絀。亦大概可見矣。人歟我歟。我卽人也。但返求其所以爲我者。而人之情態立見矣。施歟受歟。施卽施其所受也。但細審其所以可受者。而施之權衡立決矣。此非深於治理者不能言矣。要之不離於形而上之政治學者近是。雖然。此皆言政治學者所宜知也。形上之學微而至。形下之學備而顯。形上之學根於性。發於情。而達於義。形下之學明於事。揆於分。而周於術。於名於權於利。故其形而上者。卽爲形而下之政治學所自出。且自有形而下之政治學。而所謂形而上者。益可因流而窮其源。卽委而識其端者。其說可一言而解。曰天下何繇有政治。而其故可知矣。天下何繇有受治之人。與有施治之人。而其故益可知矣。故無論其爲形而上之學。形而下之學。而要爲政治家所不能廢者。在言政治者深思而自得之。此尤在讀史者深思而自得之。

### 社會之原理

自闢爲大宇而人類以成。其始也獸化人。其進也人勝獸。其進也人勝人。相維相繫。

相感相應。相抵相拒。相競相擇。歷數十年。數百年。數千數萬年之遞相推嬗。遞相淘汰。莫不優者勝。劣者敗。又莫不多者勝。少者敗。夫少數不能敵多數。此天下萬世之通例。公理而無可易者也。我竊觀於人類進化之所以然。爲推論其致者之故。未嘗不歎社會之爲力也大。而爲理也精。社會者政治之所從出也。社會之於政治。其數爲相待。其義爲相須。偉哉西儒之論社會曰。國家之於社會。自國民之天性及感情而來。社會者莫之致而致者也。然此又必有所以致之者。其致之也。誰主之。誰使之。吾何從而知之。此則言史學者所不能不熟思而深究者矣。蓋自人與人相際而有一定之真理焉。自人與人相際而又有無窮之公例焉。由小而極大。由微而成著。雖堯舜湯武之智。不能入裸壤而侈述文章。雖有秦始皇成吉思汗之威。不能奪人心而俾之馴服。卽其中亦自有大力者負之而趨矣。然亦適因其勢其時之所自然。而偶有以得之。而又幾於失之。其得也。若有因。若無因。其失也。若可知。若不可知。總之。人之生也。不能不在此社會範圍之中。以一人與社會抗。其不反足而奔者。幾希。不

然自有天地可名以來。雖一蹴而達於文明之極點可矣。而究何如矣。夫此乃天下萬世之公理通例也。故言史學者。必以能辨社會學爲要。

雖然。社會學亦難言矣。社會學者。達之於其大其著。而仍不遺於其微其小者也。賈子曰。古之治天下者。至纖至悉。是可與言社會之原理矣。今日有志之士。慘目時局。氣憤懣不能平。往往抽思於高遠之域。廣闊之觀。馳騁議論。欲以處置天下事。然或富於治才而未周於治理。遂至牴牾競出。適成鑿枘。舌敝耳聾。但以供無識者之一噓。則以少數之不能敵多數者。乃社會中之萬萬無可疑者也。善哉英倫文明史曰。天下精微之理。極數千年通人學士。竭慮研思。萬方未得其解者。求之日用見聞之間。而其理悉備。而我中國之學者。往往識足以洞天地無盡之奧。而不足以知氏俗之原。辦足以鑿渾沌七竅之靈。而不足以證閭里之事。吾觀歐美各強國。於民間一切利病。有調查之冊。有統計之史。知之必詳。言之必悉。如星之羅。如碁之布。如數家人米鹽。釐然不遺銖黍。彼其所以行於政治者。無一不於社會中求之。而我國之社

會究不知其何如矣。總之社會學之不明。則我中國學者之深詬大恥也。以是言史。夫何敢。

且我中國之史之有關於社會者。尠矣。今試發名山之舊藏。抽金匱之秘籍。與學者童而習之。屈伸指而論其大概。亦若條流畢具。秩然可觀。然不過粗識故事。無與要綱。卽擇之稍精。而有見於古今治亂盛衰之故矣。然於其國之治之盛。不過曰其君也明。其臣也賢。於其國之亂之衰。不過曰其君也昏。其臣也庸。於此而求實事於民間。援輜軒之典故。亦徒苦其考据。無資。雖華顛鉅儒。不足以識其一二。故無論人之不知有社會學也。卽令知之。而亦必不能言。言之而亦必不能盡。盡之而亦必不能無憾於浩測杳冥。泛然如乘不繫之舟。莫窮其所自之。而社會學乃真不可言矣。是故力學有識之士。發憤著書。往往有得於父老之傳述。裨乘之記聞。大率支離煩瑣。爲薦紳先生所不言。采其遺文。加之編緝。反足激發性情。入人肝腑。東西南北。類聚羣分。歌泣有靈。按圖可索。言史學者不能無意於社會學矣。要之社會學者。與政治

相終始而亦與史相終始者也。故其學尤可貴也。

知政治社會之原理。於史學思過半矣。雖然。史蓋有其例在。後世史家。類倣古作。劉知幾區爲六類。曰尙書家。曰春秋家。曰左傳家。曰國語家。曰史記家。曰漢書家。然左傳以傳春秋。而史記本紀本左傳。世家本國語。漢書則承史記而作。推而論之。其流惟二。一尙書家。一春秋家。自史記以下。皆春秋之支流餘裔也。袁樞紀事本末。因事命篇。體制獨異。偉然自爲一家之作。然其例實出於尙書。竊嘗謂史記諸作。分目繁多。區以記傳。界以書表。鴻溝畫境。隔越相通。往往合數篇之文。而一篇之義始全。合數人之傳。而一人之事始盡。遠識之士。望之釐然。後生少年。能無瞠目。通史視此尙矣。然其爲例。散而寡紀。論列古事。義重錯綜。斷續相間。非燕卽漏。劉子元所謂學者。甯讀本書。怠窺新錄者也。袁樞自我作故。力矯常格。文簡於紀傳。而事豁於編年。去取之間。秩然有序。夫司馬涑水病紀傳之分。而合之以編年。而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。而分之以事。史例亦頗詳矣。然讀其書者。或能明理亂興衰之故。而不能知筆

削斷制之義。齊得楚失。甯非厚誣。上古下今。誰爲遠識。要之紀傳編年與紀事本末二者。理各有當。義取旁通。博采兼收。史裁乃出。而必欲於二者擇其一焉。則宜以紀事本末爲準。此固讀史者所易得而從事者也。

雖然。此史例也。史不能以例盡也。劉子元曰。才學識三者。得一不易。而兼三尤難。故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。然則無史才。無史識。無史學。必不足與言史矣。而章實齋爲之說曰。孟子之論春秋曰。其事則齊桓晉文。其文則史。其義則孔子竊取之。蓋史之所貴者義也。而所具者事也。所憑者文也。非識無以斷其義。非才無以善其文。非學無以傳其事。三者固各有所近矣。然其中有似是而非者。記誦以爲學。辭采以爲文。擊斷以爲義。非良史之才學識也。夫劉氏以爲有才無識。如愚估操金。不能質化。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。不過欲於記誦之間。知所抉擇。以成文理耳。章子之見卓矣。劉氏之所謂才學識者。固未足以盡史才史學史識矣。夫必才學識三者具而後成史。而所謂才學識者。又不僅如劉氏所稱。史亦不易言矣。而我謂史之所以爲史。又不

徒以其才也。而必以其質也。不徒以其識也。而必以其德也。不徒以其學也。而必以其情也。

何謂史質。史不可以質言也。雖然。凡物之生。必先有其質焉。達之則爲點。引之則爲力。衍之則爲名。核之則爲數。而要必自質始。史亦天地間一物之數也。謂史無物。無物無史。史必有始。知必有物。謂史何物。卽始卽物。謂史何始。卽物卽始。作一切觀。自我心生。因心生物。因物生心。自此以往。萬塗競萌。人歟。我歟。父歟。君歟。子歟。臣歟。聖賢歟。愚夫婦歟。治歟。亂歟。我之所見歟。我之所聞歟。我之所不見。我之所不聞。我之所思想而得之歟。此固極宇內大唯心家大唯物家所不能悉數而知者也。而況其凡歟。雖然。吾嘗證之生物學家言曰。生人遠當在百萬年。近亦當在二十萬年。此白種通儒所考諸地質而得其說者也。吾又考古史記。旁及東西各圖籍。其史之晚出。無論已。埃及印度與我中國。進化獨早。印度史之可考者。自古吠陀始。吠陀去今不過四千年。埃及史惟馬奈索所記最古。其言曰。埃及統一之第一王朝。在紀元前五



千年。當時所建金字塔。至今猶存。我中國循蜚禪通。因提疏乞諸紀。學者無可徵信。史記首稱黃帝。黃帝至今不過五千年。總之吾人歷史智識。雖遠計不能出萬年以上。我不知所謂二十萬年者。其史何如。所謂百萬年者。其史又何如。要之皆非無質可尋者也。我黨觀於物理之學。億貌千形。極其數雖巧。歷不能知。而終不外於化分化合二義。則以其質之所存故耳。不獨物理之學。吾又觀於白種之於生理也。曰剖解學。曰具體學。於政治也。曰比例學。曰統計學。於一切科學也。曰分析學。曰綜合學。於一切質學也。曰演繹學。曰歸納學。剖解也。比例也。分析也。演繹也。此其質之善於分者也。具體也。統計也。綜合也。歸納也。此其質之善於合者也。夫史之質亦貴其能合能分耳。析一事爲萬事。析一理爲萬理。而分之量盡矣。綜萬理爲一理。綜萬事爲一事。而合之量盡矣。抑我又不解世之爲史者。不復求其所自然。而務雕琢曼辭。耀於文章以競勝。渾沌穿鑿。失彼天真。史歟。史歟。是直滅其質耳。賊其質耳。質之不存。史於何有。是故文人學士之著作。不若婦人女子之所述爲尤真。明堂太室之留傳。